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縣志卷之五

融堂書解卷十七

宋

錢

時

撰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復辟六官之制固已大備雖然政則備矣而所以立其政者則全在人也周公此日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爲立政之本而知人又得人之本如曰迪知曰克知曰灼見曰灼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

不能知人安能得人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拜手稽首而後告則當如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矣而此云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宣言之曰敢拜手稽首以告如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用咸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羣臣進戒與說命咸諫同

然說命明言羣臣咸戒諫于王而此書未嘗有羣臣
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旣復辟遂以立政之要傾倒爲
王言之非羣臣所得預也咸皆也咸戒者特罄竭底
蘊悉以戒王耳與下文咸告孺子同常伯常任準人
卽三宅是也看得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
三宅節節變文不同曰乃牧曰牧夫曰司牧人皆謂
常伯也曰乃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事皆謂常任也
曰乃準曰準夫皆謂準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
之長此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陝爲二

伯周公既沒召畢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
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二伯卽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牧
三公實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歟或以爲州牧侯伯則
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掌天地
四時之事故曰常任準人者彈糾之官此朝廷之繩
墨上下所取以爲準則者故曰準人或以爲士官者
不然司寇固六卿之一不應又複出此一官也綴衣
掌幄帳虎賁衛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曰三宅之官

任莫重焉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虎賁何爲而與
三宅竝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蓋侍御僕從所以
旦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焉廁其閒則出入起居無非
蠹心敗德之地尤爲人情所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
之旨深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旣言知恤者鮮于是遂歷舉夏商文武之事以告之此節卻是言夏之盛衰由知恤與否也然看得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與上文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其情狀正同此正是周公舉以爲今日告成王作例子知此則上下文義皆明矣謂古之人如皐陶者導迪有夏乃當夏室大盛之時招集賢俊不使窮厄在下而以尊崇上帝雖然籲而不能知猶不籲也又導迪之使知誠信于九德之行焉誠信者謂有以驗其行之實然也夫如是乃敢告教其君

曰拜手稽首君矣君道如何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三者皆得所宅此足以爲君矣謂旣籲之又知之
而後宅之而君道可無媿也然猶未也人君方面見
而詢謀之用能大訓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焉此乃三
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以居之乎義民則俊之別
稱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
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是言商之盛衰由此恤與否也耿光也上帝光命在命德討罪籲俊之所以尊上帝者以此桀不籲俊而惟暴德是任是大亂上帝之光明也及成湯由諸侯而升于是大正之焉大正如何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而已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者在于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用賢者不屑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

殆未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正是處所籲之
俊俊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觀乃用三
有宅克卽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卽俊此一日字文
義甚明蓋乃用三有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三
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爾克卽宅者克卽俊故也
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宅三俊
而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爲未用可乎前
論籲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于三也謂之
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書纔言宅必言俊蓋非此

俊斷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羞進也進刑猶言嗜殺不已也周公至此特曰欽罰非真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上文商不知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
以知悉者如此也云克知又云灼見大抵知心固難
而灼見其心尤不易不是灼然見得分曉洞徹底蘊
無纖毫微蔽則其知之亦必有不盡者周公于克知
下再言灼見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
專以德言也古語每每只說知人知與見本亦無異
然二字竝出則不能無輕重見如見其肺肝之見直

曰灼見則分明如數一二如辨黑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綱領夏商則專言之至論文武雖雜舉衆官而首亦止稱三宅焉三宅得人則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總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備著得人之實三事卽三宅也以德言之則曰三俊以居言之則曰三宅以職言之則曰三事一也讀書至此慨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歎內而朝廷外而都鄙遠而侯國又遠而蠻夷凡命之于上而爲王官者無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上嗚呼所以爲文武之盛歟雖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卽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擾擾昏昏則何以洞照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舉事與牧則準在其中前只言俊而此特申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後可以言俊也故堯典亦云克明俊德雖然使文王之于衆務未免以身兼之則亦非所以能用也庶言凡朝廷議論與凡出而爲號令者

皆是也庶獄凡獄事也庶愼卽庶事事無一之可忽
皆當謹之故以庶愼名也朝廷衆務莫過此三者獨
舉有司之牧夫則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無所兼也
于庶獄庶愼且無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卽是預其
事也卽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心庶言雖
不可兼然謀謨議論豈容不定于上此卻不可不知
故止曰庶獄庶愼聖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
嘗纖毫微動敬玩罔敢二字眞若有所畏忌然者若
武王之時又與文王不同故專以功言非文王宅心

用俊德而武王不能也武王所以伐商者皆文王已
用之俊德也義德用德之賢也義與容非是有兩種
越及也此書屢言亦越皆因上文之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
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
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